

天台山散记

张明辉

吾土吾情

与景凯旋先生有过几面之缘，算是熟悉。景先生年逾六旬，谦和，人也宽厚。他是古代文学博士，南京大学教授，主要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，著有《唐代文学考论》《在经验与超验之间》等。2021年11月，景先生的专著《再见那闪耀的群星——唐诗二十家》出版，我从网上订购了一本翻阅，他说：“诗歌的发展就像一个人生命的成长，自我意识总是要成熟；又像是社会的演进，思维模式会越来越理性。”我深以为然。

一个傍晚，周渔隐和我去雁荡山动车站接景先生。他从南京来，中途转车，长途劳顿，看上去略显疲惫。

事先在白溪街买了菜，夜宿雁荡山，烧了几个简单的菜，不算丰盛，只是略尽地主之谊。景先生博闻且健谈。更多的时候，是景先生和周渔隐在对话，我权当旁听者，我喜欢这样的夜饮。景先生不失天真，戏称自己在温州四处流浪，还好，有这么多朋友可以“投靠”。

第二天，我们约好去天台山看石梁飞瀑。近年来，天台当地在大力推广“唐诗之路”，开发旅游资源。景先生的研究方向主要是唐宋文学，这次天台山之旅，想来是值得的。天台山的石梁、国清寺我曾去过多此，也应邀参加过台州作家唐诗之路采风活动，与当地土生土长的作家、学者相比，只是走马观花而已。

在国清寺景区门口的街上吃完午饭，随后我们进入景区。天台山并不高，但山势绵延，古木参天。夏日的浓荫遮蔽了天光，溪流显得绵长而清幽，使人的心境也变得滋润。进入国清寺的山门，恍若进入了另一个世界，这个世界通往佛殿，通往未知的从

林。入了山门，我用相机为景先生和周渔隐在“国清寺”三个大字前留了影，随后独自去大殿前烧香。

国清寺是佛教天台宗的祖庭，当年智者大师开山草创，并发宏愿建造国清寺，说“寺若成，国即清”，这是个美好的愿望。在他圆寂后的第二年，晋王杨广就派人督造建寺，三年后寺成。寺成的这一年，智者大师的弟子章安大师在寺内的一角栽下一棵梅树，距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，依然开花结果，这不能不说是个因缘。

他们已先行，我则独自在寺内流连。我所看到的景象，其实与往日并无二致，但此刻的心情又回到从前。当年，我曾多次随家人来过寺院，也曾陪四川拉则寺的柔秋仁波切来过，和一群作家朋友来过。众生礼佛，皆出自内心的善意和虔诚。母亲烧香拜佛只求家人平安喜乐。柔秋师傅在智者大师像前，是用额头顶着香案，默念真经。藏语的诵经声是有魔力的，他的声调时缓时急，如歌如颂。瞬间，我被这庄严的法相和经声所震撼，内心复归平静，泪水止不住地涌了出来。此刻，离佛如此地近，接近于忘我，任何的世间俗念都离我远去。

在大殿一侧的回廊，我和景先生参观了三圣殿，此处供奉的是丰干、寒山、拾得三位圣者。在唐代，寒山、拾得便是有名的诗僧。当年，在国清寺出家的丰干禅师在去赤城山的道上捡了个孤儿，取名拾得，长大后他在斋堂做事。有一天，拾得擅自登上殿堂，与佛像对坐而食，呵呵大笑，犯了清规，被罚在厨房打杂。寒山幽居寒岩，行为怪异，诗句总能信手拈来。他常来国清寺与拾得交往，吟诗作对。在清代，寒山和拾得被称为“和合二仙”。寒山手持荷花意为“和”，拾得手持圆盒意为“合”，和合二字，喻示着男女相爱，和谐美好。景先生对此很感兴趣，要我到时候把

照片发给他，他就不拍了。

穿过一段幽暗的长廊，有个天井，高处是妙法堂，正进行一场盂兰盆法会。景先生在廊下远远驻足，侧耳聆听法师讲经。此刻，一朵云从天际飘过，我把景先生想象成古画中的文人，高妙的景先生坐在云朵之上宣讲，一定有着神仙般的姿态。

在罗汉殿后有一方庭院，生长着许多植物。荷花已经凋落，墨绿的荷叶亭亭，沐浴在午后的阳光之下。景先生与周渔聊起诗了，他说万物皆有佛性，佛教说生命是平等的，诗人总要有万物有灵的想法。西方有些诗人对老子、庄子等人感兴趣，因为他们觉得新鲜。卡夫卡读过庄子，也读过袁枚的诗。写作是为自己而写，为读者而写就是媚俗的。他们在漫谈，我边听边拍荷花。一名僧人在庭院里洒扫，发出的沙沙声如呓语。廊下的过堂风吹过，蝉声细雨般飘落。

在来天台山的路上，我约了闲云、孙明辉两位当地的作家，说是陪景先生一起去国清寺，闲云兄说知道景先生的大名，读过他的书。果然，闲云兄赶到了。闲云是天台中学的老师，比景先生年纪略小，对天台山的文化颇有研究。闲暇时，他集出版过《摩崖无语——天台摩崖石刻散记》等文化散文，最近在写天台古村落。人是有气息的，一如他的笔名，如闲云野鹤，对我他仅一面之缘，却颇有好感。闲云兄很热情，说时间不早了，去石梁有点远，不如就近去真觉讲寺和高明寺，客随主便，有闲云兄这位地主陪同倒也省心。

我们去罗汉堂转了转，又去了放生池园，这里的一亭一碑都有出处。清心亭前的石碑刻有“鱼乐园”三个大字，据说是明代董其昌手迹。也许是由于日子特殊，这里也正在做一场法事。在放生池前，有个供奉的香案，女居士们负责着念念有词，这样的仪式感增添了几许庄严。我们沿着池边的小径

漫步，在乾隆御碑前听闲云介绍由来，历经风雨的漫漶，石碑透着时光的斑驳。我们仰头辨认着石碑上模糊的字迹，指间触摸着两侧石雕上精美的图案，听着落叶一声声悠长的叹息。

山道盘旋，若是在古代，去真觉讲寺的道路一定艰难曲折。在林荫间我们拾级而上，抵达佛陇岗。据说当年，智者大师居金陵瓦官寺梦见了一处幽静的所在。在这一年秋日，他来到了天台山，走在通往金地岭的山道上，山风习习，他意识到这里的景色与梦境别无二致。于是，在佛陇岗上，智者大师修筑了草庵，十年之后结出了佛教天台宗这枚佛果。我们走在佛陇岗的青石和荒草间，走在竹林掩映的小径上，朝着真觉讲寺缓慢前行。

因地处偏远山岭，这里有别于其他寺院，除了香客和居士，一般很少有游客到访。沿着石墙通往山门，竹影摇曳，鸟鸣啁啾，十分清幽。我喜欢这样古旧的院落，光影投射在黄色的山墙上，落在桂花树旁，落在水缸里，落在荷叶上，晃动着，那样明快与寂然。我们在智者塔院瞻仰、参拜、观摩着天台宗历代大师的画像，这一方圣殿其实也是人内心的净土。闲云兄闲暇时常来，跟这里的僧人和居士相熟，因此便显得随意。我们在厢房内闲坐着，静品着一位年轻女居士沏的天台茶，云雾和甘泉滋养着这里的草木，也滋养着我们的身心。

在尘世间，人的心灵是自由的，也需要安顿，在山水间，与气息相投的人在一起，会产生亲近感。比如在高明寺，闲云领我们去幽溪边闲走，去访圆通洞，去观摩崖石刻。这里风景秀绝，空谷里弥漫着幽兰的气息。景先生博闻强记，饱读诗书。闲云兄为人散淡，闲语不多，却对这里的风物了如指掌。人的知识和涵养如同这条静静流淌的幽溪，溪间杂花生树，涌动的溪流潺潺不息。

踏歌行

又见红梅

王贺文

我和红梅的心是相通的，我不仅欣赏她的容颜，更欣赏她的无畏、淳朴与奉献，在寒风凛冽、大雪纷飞之中

作为退役多年的老兵，我经常在梦里看见红梅。我的梦里，有2003年淮河遭百年一遇的洪涝，那位已经办理了转业手续的武装部长，却依旧守住大堤整整二十五昼夜。巡堤、固堤、堵漏，上级派人替换他，他坚持不下“火线”。为什么我那天看见他脸上和腿脚上密密麻麻的被蚊虫叮咬的疙瘩？就是正在绽放的朵朵梅花吗？那稍显疲劳又挺拔的腰板，不就是红梅傲骨吗？

今天我站在自家庭院的红梅前，想到一个又一个战友，想到无数冰雪风暴和狂风巨浪在他们周围呼啸，我的目光，一下子潮湿了，像微微抖动的花瓣。

我的傲霜斗雪的战友，如今，你们还坚守在哪处枝头？我还能在天南地北一个个拥抱你们吗？还仅仅，只在我的梦里？

我知道，只要有你们在我的国家，就有芬芳万里的红梅品格，一树红梅，就是一杆不倒的军旗！

读者来信

乡贤的分量

张浦建

曾经多少次有人问我，你老家是哪儿？我说是浦江黄源村。但人们依然不知。我就说在刘笙村边上，哦，有点知道了。其实，这样介绍自己的老家似乎有点尴尬、有点牵强，无奈中还透着一份遗憾。

后来，县里开始了并村，附近几个村合并为龙溪行政村，我也为这高大上的村名窃喜。但说起龙溪，不知道的人更多了。

刘笙村距离我老家一华里。小时候上学，这里是每天的必经之地，那条穿村而过的石子路曾留下我无数的履痕。但千万次经过，却从无停留。刘笙村就像我心仪的姑娘，望而却步。哪怕这里有很多亲朋朋友同学。真是应了那句近乡情更怯的老话了。

直到今年立春前一天，我应邀参加了岩头镇龙溪村的乡贤会，才堂而皇之地走进刘笙，就像一个离乡的游子，欣赏漫漫春雾中那犹如蒙上面纱的村庄，带来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别样感觉。

那天，我是提前半小时到刘笙的。龙溪村党支部书记陈战民带我走进了党风廉政基地、乡村图书室。为了文化宣传和村民娱乐的需要，村里还建设了戏台和文化礼堂，他说，这几年，村里经常在文化礼堂开展春泥计划，举行村晚等文艺晚会，去年，龙溪村还被评为金华市清廉文化教育基地。

欣喜和赞美在陈书记的介绍中油然升起。

下午2时，乡贤会准时开始，参加的有来自刘笙村、黄源村、大岭村、华溪村的企业家、担任过领导干部的人员，以及一些热心本村公益的人士。陈书记首先对村里党建和经济发展作了汇报。村党支部以带领村民共同富裕为目标，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。龙溪村因地制宜发展黄桃等水果业，去年仅黄桃产量就达到3.5万余斤，产值18.8万余元。同时，在山谷源头养殖龙虾等水产业，全年集体经济收入达50万元以上。村集体经济从并村时的负数，到现在的盈余，并成功获评全县第一批乡村振兴示范村。

教育是农民最大希望，也是山区村民走出大山的最好方式。大岭村是龙溪行政村下辖村之一，该村地处大岭古道山脚，故村以山岭而名，全村依山而建，黄大线公路依溪而过，村庄环溪而立。就是这样一个小村庄，却有着一组非凡的数字。村里仅200余人口，却有21名之多的学子毕业于全县重点高中浦江中学，占人口比例的10%之多。村里还有个博士之家，一家5人博士。还有一村“三麻省”，就是全村现有3名大岭村的子女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读博士，这在全国乡村亦可称为奇迹。

在现场，有位张姓企业家还自豪地说，在我们大岭村殿口，有栋古建筑廿四间头，门楣有个横批称“维新第”。你们谁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一时，全场哑然。在一个小山村题写这样的横批，究竟有何意境？会后，我特意前往大岭村殿口采访，村民们告诉我，相传以前这里的廿四间头主人杜姓人家是做生意的财主，他对戊戌变法多有资助。于是，在杜姓财主建造廿四间头时，戊戌变法参与者在所建门楣上题写“维新第”，以示褒扬。

水仓，就是储水的仓库。水仓文化的研究者——浦江县民协大禹文化专委会主任鲍黎明，也参加了这次乡贤会。他说，水仓是浦江独特的水利风景，把埋在溪下的水仓打开，是为了保护水文化遗产，让后人知道先人是如何把水源进行有效利用的。据悉，目前，浦江较完整的水仓有100余处。其中，位于浦江县岩头镇刘笙村的水仓有20处，数量居全县第一。水仓，其实在我黄源自然村也有两三处，村里有处地名叫“水仓来”。小时候，有一年大旱，溪流干涸，村民们为了灌溉农田，打开这处叫“水仓来”的水仓。大人小孩们还在水仓里洗澡。有一天，我在洗澡时走进了水仓，水仓里的水只有半人高，看到水仓里四面砌有石墈，中间立着木柱，上面盖着连排的松木，而松木上面就是溪流沙石。真是，不进不知道，走进乾坤大。2020年底，浦江县河湖管理中心对刘笙村水仓进行了保护性挖掘，经美国贝塔分析实验室检测，深埋水仓所采样品年代应该是在1770年至1830年间，即乾隆三十五年至道光十年间。刘笙村水仓的发现，为浦江申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提供了有力的依据。

2022年，为了展示水仓文化，刘笙通过黄源的村口边建起了水仓文化公园。

乡贤会结束后，我一直在思考，作为村里的乡贤应该尽点什么责任，就如陈书记特别赞赏的乡贤、刘笙村两个囡——现任岩头镇党委宣传委员陈笑俊、镇幼儿园原园长鲍雪云。她们利用工作之余回乡之隙，为村里做了许许多多好事。是的，作为出嫁女，她们把出生地当作自己的根，并以此为荣耀。那么作为客居他乡的我们，如何为家乡做好“培根”“护根”“荣根”工作呢？如此，也让我感到“乡贤”两字的沉甸甸。



布面油画《玉泉寺》(局部) 司徒立 作

画面上的喊声

陈士彬

心香一瓣

从文泰(文成至泰顺)高速下站，很快到了小筱镇徐岙底古村落。虽然古村名“徐岙底”，可村中的居民却不姓徐，而姓吴居多。山重山，出走艰难，山里姓氏基本不变，代代相传，故有山的纯朴与热情。记载，宋宣和年间，方腊作乱，徐震率兵抵抗，不幸牺牲。殡葬时路过徐岙底玉溪前面的溪流，天降甘露，连年丰收。故徐岙底村的名字隐藏一颗怀念的心。

正值初春时候，梅花与个别的桃花混合绽放，激发了人们受一个冬天的困扰与三年疫情约束的心情去旅行。

村口，一棵榉树，树干带着破裂而弯曲有致的姿势，向天穹逸出枝茂叶盛的风韵，似如一面旗帜。榉树的“榉”与举人的“举”同音。古人栽榉树，都是抱着吉祥如意的念头，埋下灿烂的期许。

站在这里向西仰视，全是黑压压的瓦背，隐约的黄色土墙，屋脊的翘角个个争先恐后的样子，向外面东张西望。

举人府，清乾隆三十五年(1770)恩科，23岁的吴永枫武举乡试中举，为全省武举人第37名。在穷乡僻壤的山区里出举人，在当时是轰动乡邻的大新闻。吴永枫是候选的卫士总，这一候就到了退休。后来，他就把原来的老房拆建，规划起造举人府，立了旗杆石，摆上一把120斤重的大刀，这把刀有点像关公的青龙偃月刀，仅供摆设，邀

请了浙江教育界著名人士题字的“登科”匾额挂上正堂。

吴永枫过辈子，刀一传就传了两百多年。但不幸的是2004年一个月黑风高的深夜，一伙蟊贼潜入室内剪断了锈迹斑斑的铁链，偷走了举人刀。

如今，尽量恢复原状，人去楼空，只是提供游客观赏。

院内天井四方宽阔，青苔丛生。

踏上楼梯，不是昔日的豪华，而是经过似水流年洗尽了朱紫，脚下能触摸到木头道瘦挺的经脉。

廊上走一圈，就是平时所谓的走马楼。

这里，空气充足，空间大，也是风口，夏天纳凉，冬天晒太阳。

瓦是新翻的，有的椽子、栋梁、枋、窗楣等也是重新修葺的，特别是翘角的骨架，显得有精神。

屋檐上的瓦当笔直地垂下。翘角与屋檐的斜走向，是古人的弧度智慧，就是让雨流下起着缓冲作用，同时使雨水落到更远处。

文元，嵌入门楼中的匾额上两个大字，格外耀眼。

明清时期秀才参加乡试考中为举人，举人中除前六名外统称“文元”，又称“文魁”。

文元院，格局与举人府相近，主人名字叫吴存经，与吴永枫族亲。

文元院为吴存经被选为附贡生后落成时，吴存经亲自在门楼檐下悬挂“文元”匾额以示来日中举的大理想。

正如其《南床夜读》诗曰：一盏灯火夜深红，猛着心时不计工。他日风云能际会，定应平地步蟾宫。

庭院里，一口大铁锅，柴火熊熊，半米长

的铁皮卷筒冒出一缕缕烟。一名妇女，时而搅拌锅中的豆浆，时而放入柴片，然后把滚烫的豆浆倒入盆里便于出售。左厢房，出售土产品之类，有杨梅汁、笋干、萝卜干、红曲等。右厢房，前面摆放一张长桌，喝茶、吃点心、聊聊天等，用小竹椅子坐下，休闲一阵，静下来似乎遥远地听见主人的读书声。

二楼正厅，曾经拍过《儿子同志》的主题片之地，右厢房曾是主人的书房，顶有藻井。

“藻井”一词，最早见于汉赋。清代时的藻井较多以龙为顶心装饰，所以藻井又称为“龙井”。

此外，在沈括的《梦溪笔谈·器用》中还记载有藻井的一些别名：“古人谓之绮井，亦曰藻井，又谓之覆海。”同时装饰以荷、菱、莲等水生植物，都是希望能有戾火等作用。

黄泥土交杂着石子的围墙壁上挂着各种农具及日用品，比如竹笠、竹水勺、竹扁担、竹梯，还有筷笼、镰刀、木头放纱机等，这些都是提供过去的人们使用，相依为命的物件。

今天，它们的故事让人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。

顶头厝可能是徐岙底村尽头的一幢房了。

厝，多指房子的意思。就拿福建来说，

带厝字的村，最多上千个，次之是广东。

厝字是由厂和昔组成，“昔”我们都知道是“从前的”“以前的”意思，“厂”是指代石崖，合起来就是“厝”，意思是以前的房子，这说明以前人们生活困苦，找到了一处挨着石崖的地方从此居住下来。

在徐岙底，顶头厝算是最早的建筑。这

里是吴存经的父亲于清朝乾隆早期兴筑。

明代风格，许多构件仿宋。</p